

怪诞~一个哥特史诗

作者:GE Graven



第十五章



“获取

起来,马上!”洗衣妇喊道,弯下腰,用手指戳了戳拉撒路的肋骨。“起来,拉撒路少爷!”拉撒路

猛地惊醒,捂着肚子,不知不觉地也抓住了洗衣妇的手。洗衣妇抽回手,斥责道:“瞧瞧你 看见老爷之前就把新衬衫弄脏了!”

拉撒路坐起身,低头看着自己被酒渍染红的肚子。他立刻抱住头,疼得龇牙咧嘴,倒回床上。

“我的天哪,万物都在循环往复。”

“休想!”洗衣妇厉声说道,“把衬衫给我!老爷马上就来。现在,赶紧从那儿起来!”

拉撒路呻吟一声,挣扎着站起身来,然后重重地靠在墙上。他警惕地环顾四周,仿佛要重新审视这间房间。接着,他揉了揉眼睛,捏了捏鼻梁,自言自语道:“奥迪诺修士从来没跟他提起过酒的邪恶一面。”

“邪恶之事难道还有好的一面吗?”女人抱怨道,一把揪住拉撒路的衣领,把他从墙边拽了下来,押着他走向桌子,“不管你是不是会飞的人,你们都一样 你们每一个人都一样。”她把他转了个身,然后停了下来。

“伙计们:给他们洗净,给他们水喝,再洗净,”她一边唠叨着,一边解开他的衬衫扣子。拉撒路又一次疼得龇牙咧嘴,伸手捂住头,她却一把拍下了他的胳膊。“别动,时间不多了。”

他叹了口气,转身打量空荡荡的桌面、桌上唯一一盏崭新的烛台,以及焕然一新的房间;他注意到,周围没有一丝食物残渣、凌乱的痕迹或洒落的液体。他望向角落。“老鼠在哪儿?”

“老鼠?什么老鼠?”

“它就在那里,在房间的角落里,”他指着说道。

“你还没醒酒呢。”她哼了一声,摇了摇头。

“什么?食物吗?”

“今天早上就被拿走了 趁你打鼾的时候,”她说着,把他的胳膊从衬衫里拽了出来。“你还把老爷一半的食物洒在了地上。他这么热情地招待你,你竟然做出这种事,真是丢人现眼。”

“是酒的原因。我站都站不稳了。我不知道”

她打断他的话,开始训斥:“我以前听过很多类似的胡言乱语 都是酒的错,但跟你没关系。”她脱下他的衬衫,随意地扯开,然后把衬衫翻来覆去地检查它发紫的情况。

拉撒路整理了一下翅膀,挠了挠头。“您这么说,达尔西库尔大人 他会来吗?”

“而且是直接发生的,”她厉声说道,转身后退一步,远离他。“这是必然的。”然而,当他得知你狼狈不堪的境况后,便给了你足够的时间整理思绪 已经过了大半天了。”她皱着眉头,把衬衫搭在胳膊上,一边朝他喊道:“很少有客人会让他等这么久。你最好在他面前谦卑一些,别像你认为的那样责怪那瓶酒。”洗衣妇敲了敲门,悄悄溜了出去。

拉撒路绕着桌子走了一圈,在长凳上坐下时,门再次打开了。三个身材高大的卫兵走了进来,靠墙站成一排。随后,一个黑发稀疏、留着稀疏胡须的年轻人走了进来,突然停住,他那双浅绿色的眼睛立刻落在了拉撒路身上。他的脸似乎……

他几乎像个孩子,与他身材高大、体格健壮、气宇轩昂的身形形成鲜明对比,后者更像一位饱经风霜的士兵。他解开披风,搭在一名卫兵紧握的手臂上。然后他整理了一下双排扣马甲,微微一笑,缓缓走向拉扎勒斯。“拉扎勒斯·戈古,我猜是吧?”他点点头。“我是塞里斯·达尔西库尔领主,朗格奈伯爵,也是这片土地的统治者。”他绕过桌子,走到拉扎勒斯对面。“我一直期待着与你共度这一刻。”他紧紧握住……

他双手捧着拉撒路的赤裸上身,脸上露出明显的愉悦之情,说道:“我们终于见面了。”

拉撒路恭敬地深深鞠了一躬,久久不愿离去。“主啊,这是我的荣幸。”

“真的,起来吧 没必要,”他高兴地坚持道。

拉撒路起身,看见那贵族正朝他走来。他听见那人衣袍下散落的金币发出叮当声。他看到那人的衣袍微微敞开,露出一把匕首的柄端。

达尔西库尔叹了口气,摇了摇头,补充道:“我必须向你们致以最深切的歉意……”

你在我监管期间遭受了虐待。我曾下达过严厉的命令,你们平安无事。我的士兵都很勇敢 他们中有些人为了保护你们而牺牲了。如果我预料到会有如此骚乱的集会,我会派遣更多的人手。

拉撒路垂下了目光。

达尔西库尔深吸一口气,拍了拍桌面,微笑着说:“感谢上帝,你还在这里。既然你平安无事,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你需要,我的军队和圣座的神圣权威,特别是这个省份的权威,都随时听候你的差遣。”他点点头。“那么,我相信你对一切都满意吧 你的衣服、宴会,还有酒?”

“的确如此,”拉撒路坚持道,“我从未见过如此丰盛的餐桌上摆放着如此多的食物,也从未见过如此华丽的服饰。主啊,请原谅我洒了酒;我失去平衡了。这真是意想不到。”

领主挥了挥手,示意他离开,同时安慰道:“你最近经历了这么多,这倒也在意料之中。这件衬衫颜色太浅,根本遮不住污渍。”他打了个响指。“啊!放心,我的女仆马上去拿一件新的。颜色要深得多 深得像暮色一样。”他叹了口气,笑了笑。“既然你现在两件衬衫都脱了,半裸着,或许你可以让我看看你身上更漂亮的部分 特别是你的翅膀,如果你愿意的话?”他示意他转过身。“展开它们给我看看。”

拉扎勒斯遵命,短暂地展开双翼,示意众人看他一清二楚,然后转身,只见士兵们目光锐利,达尔西库尔的眼中闪过一丝绿光。那人拍了拍手,双手交叠托着下巴。“真是令人惊叹!拉扎勒斯,你的翅膀多么巨大啊!你真是个奇人。”他朝长凳做了个手势,自己也走了过去。“现在,请您坐下。”

拉撒路在桌旁坐下时,那人凑近他,张大嘴巴,只发出了一声“啊”。

拉扎勒斯听从了这粗鲁的举动,张大嘴巴迎接达尔西库尔。

领主轻笑一声,一拍桌子。“你的牙齿真大,真是奇妙!”他一边说着,一边捏着耳垂,侧过身子,仔细端详着拉撒路的耳朵。“你的耳朵一定很灵敏吧?”

“是的,我的主人,”拉撒路承认道,他对主人如此关注感到有些不自在。他那副不够阳刚的模样,清了清嗓子。“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或许可以告诉我您召见我的原因?”

“我当然会这么做,”达尔西库尔说道,他压抑住内心的喜悦,语气变得更加沉稳。“我召见你,是希望你能帮我完成一项特殊的任务。以你这样才华横溢的人而言,这完全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

“那是什么任务?”

贵族深吸一口气,目光落在桌面上,略作思索,然后用手指轻敲桌面。“或许我应该从头开始,是吗?”

“如果你愿意分享的话,”拉扎勒斯笑着点点头,回答道。

“很好。我的兄长是吉尔达德·达尔西库尔勋爵,前朗格奈伯爵。他的城堡在西边很多里格的地方;不过,他早已去世。死于虚无。很多年前了。他的妻子不久后也因难产去世,没有留下能继承王位的子嗣。只有婴儿活了下来。吉尔达德预料到了这种可能性,以及其他不幸,所以他早已准备好了最后的安排。”

他立下遗嘱,合法有效,正是为了应对这种情况。遗嘱中他规定:如果他有一个无力管理其遗产的孩子,那么我将代为管理,直到孩子完全具备管理能力为止。此外,他还规定:如果孩子是女孩,那么我将在她成年后,安排她嫁给一位合适的显贵,然后将遗产交给他们二人。根据经宣誓并记录在案的法律文书,我发誓,我必将遵守他的遗嘱。因此,在我去世后,无论是否已婚,女孩都将继承他全部的遗产。这个女孩是我的侄女,名叫恩多拉·达尔西库尔,她年纪尚小,还无法分辨情感与理性,也无法分辨善恶。结果,她后来失宠于我,变成了一个放荡贪婪的女巫,荒谬地要求我父亲的所有土地。包括吉尔达德的和我的。都归她所有。她诡计多端地娶了波旁伯爵弗雷德里克·于贡。就算是一头猪,也比那个醉鬼屠夫于贡更适合做她的求婚者。然而,她却说服于贡反对我哥哥的最终判决,而且,他

他一边向王室请愿,一边发动劫掠,屠杀在吉尔达德土地上耕作的我的子民。因此,王室法官召来教廷大主教进行谈判。教会要求他遵守停战协议,直到问题解决。然而,休贡此后撕毁了停战协议。

他们围攻了吉尔达德的城堡,不留任何生命。甚至连孩子的性命也不放过。

“孩子们，”达尔西库尔喊道，一拳砸在桌子上。
拉撒路猛地一震。

达尔西库尔松开拳头，用两根手指揉了揉眼睛。“请原谅我的愤怒。”
他深吸一口气，进一步解释了他的妻子和亲属：“达尔西库尔夫人
胡贡围攻吉尔达德城堡时，她和她的三个年幼的弟弟都在城堡里。胡贡的手下杀死了他们，
并将他们的遗骸与我方士兵和农民的尸体一起焚烧。我现在相信恩多拉已经发来了慰问，并
保证他们没有遇难。
胡贡袭击时，他们就在城堡里。然而，达尔西库尔夫人和她的兄弟们却失踪了两周之久。

达尔西库尔突然从桌边起身，走到墙边，抱臂倚靠在石墙上。他朝拉扎勒斯点了点头。“而且，最近我得到消息，恩多拉和于贡的关系截然不同。我的线人告诉我，于贡将恩多拉囚禁起来，自己则睡在吉尔达德的床上。由此我只能推断，他之所以饶她一命，仅仅是因为我还活着。等我死了，然后她也死了，他就会反对我的遗愿，并彻底夺取我父亲的整个领地。我知道他的计划。他已经向他的手下吹嘘，他会攻下我的城堡，不留一人活着回来。”

就在我说话的此刻，醉酒屠夫正集结军队对抗我。
达尔西库尔走到桌边坐下，直视着拉撒路。“在这里，你可以为我做一件大事。成百上千条生命
男人、女人和孩子 都系于你身，拉撒路。作为一名基督徒飞行员，我希望你尽己所能，奉上
帝圣名行公义之事。”

拉扎勒斯扭动着身子，稳住自己。他艰难地咽了口唾沫，点了点头。
达尔西库尔对卫兵们说道：“谨记你们的誓言 发誓保守秘密；此刻什么也别提。”卫兵们点了点头，达尔西库尔转过身来对拉扎勒斯。他俯身趴在桌子上，手指在桌面上划过，仿佛在描绘一张看不见的地图。“夜幕降临后，你需要飞往吉尔达德的城堡，进入南塔的中间那扇窗户。窗户后面是蜿蜒的台阶，通往上层的走廊。走廊直通城堡的主卧。左边是休贡的房间；右边是恩多拉的房间。恩多拉是休贡的囚犯，她的房门从外面锁上了；而且任何卫兵都不得进入走廊。”

拉撒路向后靠去，摇了摇头，重重地叹了口气。
达尔西库尔挥了挥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不，不 别担心！听我说，没人会发现你们的！于贡只在楼梯井底部安排了内卫，他们不会……”

预计你会从更高的窗户进入。而且,你将从城堡后方飞入,那里横跨陡峭的悬崖,无需守卫。他的军队守卫着城堡的正面和两侧;他们的目光将覆盖城堡的地面,而不是天空。你可以自由出入,无人察觉,也不会有人提起你。”达尔西库尔从桌边探出身子,张开双手将拉撒路递给他,微笑着说:“你看?对于一个可以连续飞行半个晚上而无需休息的人来说,这简直太容易了。主赐予我的子民莫大的恩惠,拉撒路,你的到来真是出乎意料。他们将永远感激你。”

“大人,”拉撒路清了清嗓子说道,“或许您误解了我的能力。我可以不间断地飞行半个晚上;但是,我无法在飞行中携带另一个人 这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

“我并不指望你背着任何人去任何地方。”达尔西库尔拔出匕首,插在桌面上。“这负担太重了吗?”

拉扎勒斯眯起眼睛盯着那把黑柄刀。“看来,你不是要我去救恩多拉吧?”

他抬头看见达尔西库尔摇了摇头,说道:“拉撒路,她不是你能救的。只有全能主的恩典才能做到。”他俯身向前,用手指轻敲着立着的刀柄。“你只需要带上这个 轻如鸿毛,锋利如鹰眼。拿着吧。”

“主啊,我不需要它。”拉撒路反驳道。

“不,光靠蛮力是不行的。于贡是个大块头。现在,你得把它带走,别留任何侥幸。”达尔西库尔指着拉扎勒斯眨了眨眼。

“他个头很大;不过,别担心。像每个夜晚一样,他会喝得酩酊大醉,独自一人睡着。轻柔的脚步声不会惊醒他。所以,动作要快,动作要干净利落;务必确保他已经停止呼吸。把匕首留在他身边,让他的手下发现他死于我的刀下。然后你必须从同一栋塔楼的窗户离开,飞回我身边。”

我会等你平安归来。

拉撒路摇了摇头。“可是,我的主啊,我看到了城堡外的您的军队。真是壮观。”

如果将如此多的兵力部署在城堡防御上,休贡大人该如何战胜他们?

或许,如果你这样做,就不会有流血事件发生。

达尔西库尔摇了摇头。“聚集在城门外的并非我的军队,而是一群不受欢迎的暴民。消息传遍全省后,他们便来找你了。事实上,我的忠诚卫队已大幅缩减,而且大部分都还留在城堡里。与我不同的是,于贡统领着一支相当庞大的军队 或许比你看到的暴民还要多。总而言之,如果他发动进攻,我几乎没有任何防御能力。”

城堡外的村庄将最先陷落。按照他的惯例,他会饶恕对方。

没有生命。

拉撒路在桌上四处张望,思索着各种办法。“或许你可以像摩西带领他的百姓那样,带领你的村民和士兵脱离险境,免得流血”

“不,拉撒路,”他插话道,“我不是摩西;这里也不是遥远的古之地。我只是国王的封臣和仆人 一个普通的领主 这些土地和人民是我的。我们无处可去。我们生于此地,耕作于此地,也将葬于先祖的荫庇之下 这是我们的家园。如果我命令我的子民放弃一切珍爱之物,任由胡贡焚毁他们的家园,亵渎死于他手的父辈、兄弟和子孙的坟墓,那么他们必将与我敌 村民和士兵皆是如此。对此,我并不怨恨他们。”

他凝视着墙壁,思索着自己还能做些什么。“大人,如果您的人民如此稀少,为何您还需要像以前那样多的土地?或许您可以与他和解,将您不再需要的土地分给他一部分。或许您可以派主教去安排此事,让他释放恩多拉。而且,不要流血”

“没有人能和胡贡讨价还价。他想要我所有的土地 还有我的脑袋 他绝不会接受任何妥协;他根本不讲道理。而且,主教已经逃走了,只给我留下一个长着翅膀的人和一把匕首。”

“逃走了?阁下为何逃走?”

达尔西库尔喘了口气,勉强笑了笑。他翻了个白眼,十指交叉,几乎是不情愿地解释道:

“好吧,因为我坚持让他安排另一种协议:一种非正式的调查,我想这或许能平息日益增长的猜疑,安抚我族人的担忧。”

达尔西库尔严厉地看着靠墙站着的士兵,士兵们真诚地点了点头。

拉撒路问道:“宗教裁判所是针对我 还有大人和书记官,是吗?”

达尔西库尔点了点头。“为了我的子民,我需要教会的一位代表来宣告你并非魔鬼,而只是一个会飞的人。”他清了清嗓子。“请注意,他在城堡里待了那么久,而且一直有人看守,但他还是抽出时间摸清了我们的处境。现在情况很清楚了,不是吗?”

拉撒路别过脸去。

达尔西库尔继续说道:“然而,他带着他的忧虑逃到了阿维尼翁。”他耸了耸肩。“我别无选择。我不能让他下令把你绑在火刑柱上烧死。”

拉撒路畏缩了一下。“大人想烧死我?可他却发现我是个会飞的人。只有书记官说的不是这样。”

“没关系,他们不会再来打扰你了。你受到我的庇护;我的子民现在也安心多了,因为他们中间多了一个会飞的基督徒。”他转向……

站在墙边的卫兵们对他们说:“难道这不是真的吗?”

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是的,大人。”

“难道你认为我是魔鬼吗?”拉撒路问他。

“这很重要,”他扭了扭脖子回答道,“只要你安全就好。”

“如果您愿意,大人;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达尔西库尔叹了口气,摇了摇头。“好吧;我承认,起初,当我的一个士兵报信说你被俘时,我以为你可能 嗯,

“或许你就是 被俘虏的魔鬼。”他耸了耸肩。“他的回忆……”

他的描述真是五花八门,毫不夸张地说;他让我把你带回来时,说你比我手下最高的人还要高出一个头,长着巨龙般的翅膀,露出足以吞噬一头牛的巨齿。那些描述不过是空话,毫无价值,正如我从你短暂的停留中体会到的那样。”他伸手抚摸着拉撒路,轻笑一声。“瞧瞧你。你不是魔鬼 或者说,你根本不是什么魔鬼 你只不过是个会飞的人。”

拉撒路歪着头说:“可是,如果你们召集我来是为了让我成为魔鬼,那为什么还要让我进你们的家呢?”

他们彼此凝视着对方的眼睛。

达尔西库尔突然站起身,双手背在身后,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一边走一边……

他瞥了一眼拉撒路,然后突然停住,转身面向拉撒路,说道:“是的;像我这样敬畏上帝的人,怎么会邀请一切不圣洁的东西呢?”

“魔鬼本人,竟然闯进了他的家?”他笑着,懒洋洋地靠在墙上,称赞拉撒路说:“你很擅长对话,很少空谈。依我看,你甚至在辩论和争论方面都胜过主教。”他深吸一口气,摆出一副更真诚的姿态。“不过,对我来说,这倒不是什么难事,因为我别无选择,只能坚持要见他。”

如果真是像我的士兵们所说的那样,你就是魔鬼,那么我想你或许很乐意与我达成某种协议,甚至可能为我提供一些我原本无法获得的选择。

拉撒路的声音里越来越带着忧虑,他问他:“什么样的 嗯,请问 什么样的契约?”

“当然,一项能够拯救我族人生命的协议 当然,是以我自己的生命为代价的,”达尔西库尔承认道,然后重新坐到拉扎勒斯对面。

拉撒路清了清嗓子,郑重地说道:“主啊,魔鬼或许会夺走的不仅仅是您的性命,您的灵魂又该如何呢?”

那人点了点头。“是的,我的灵魂,换取我打败胡贡,并永远保护我的土地和人民免受像他那样的屠夫的侵害。”他双手交叠在身前。

他咧嘴一笑,欣喜若狂地说:“然而,感谢上帝,这契约终究未能达成,因为你并非魔鬼,而是一位长着翅膀的基督徒,同样能够拯救我的基督徒同胞,使他们免受胡贡的邪恶侵蚀!”他朝天花板挥舞着拳头,欢呼道:“奉基督之名,我的祈祷得到了回应,祂派遣了一位会飞的人来拯救我们,使我们脱离魔鬼胡贡的魔爪,保护我的子民免受他日益增长的邪恶侵害!主的作为真是奇妙无比。”他转向他的士兵们问道:“难道不是吗?”

“是的,大人,”他们恭敬地回答道。

拉撒路咬紧牙关,短暂地闭上眼睛,在心中权衡着这一刻。“然而,你却坚持要我夺走另一个人的性命。”

达尔西库尔抿了抿嘴,点了点头。“尽管出发点是好的,是出于虔诚的信仰……”

“我知道你对这样的冒险可能有所顾虑。”他把手伸进马甲里,掏出一个叮当作响的钱包。“我也准备给你丰厚的报酬。”他摇了摇钱包。“三十三枚热那亚金币应该能消除你的顾虑了吧?”他解开钱包的带子,把沉甸甸的金币倒在桌上,说道:“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挣不到这么多;不过,只要你平安回来,这些钱就全归你了。我是个讲信守承诺的人。”他笑着凑近拉扎勒斯,问道:“现在,你觉得用一个晚上的活就能得到一辈子的收入怎么样?”达尔西库尔挑了挑眉,等着拉扎勒斯的回答。

拉扎勒斯警惕地瞥了一眼那把刀尖深深扎入桌面、刀刃向下弯曲的匕首,以及匕首投下的长长的阴影中那堆闪着微光的金子。他摇了摇头,转身离开。“并非所有东西都能以物易物,大人。”

他回头看着他,举起双手,一脸困惑。“你说你愿意献出你的灵魂,可你的灵魂本就不属于你;现在你又坚持要我夺走一个人的生命,可我又无权夺取。”他垂下双手放在膝上,叹了口气。“主啊,请原谅我;凭着理智,我无法遵从您的要求。”

达尔西库尔的脸色沉了下来。他咬紧牙关,把硬币放回钱包。他拉紧钱包带,把它塞进背心下,双手交叠放在桌面上。

他深深地凝视着拉撒路的脸。然后,他打破了短暂的沉默,问道:“拉撒路,你听过三个先知和蛇的故事吗?”

“我没有,”拉扎勒斯承认道。

“那我必须告诉你,”他说道,一边在座位上调整了一下坐姿。他越过拉撒路的肩膀,仿佛在凝视着遥远的远方。“事情是这样的”

从前,有三兄弟都是上帝的先知。大哥双目失明,却拥有敏锐的听觉,能从极远的地方听到任何邪恶的动静。二哥视力超群,能预见一切可能性,并因此改变命运的走向。小弟寡言少语,却拥有非凡的语言天赋,能与天使交谈。

一天早晨,两位哥哥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宴席;因为最小的孩子和他们不住在一起,他们出发去接他们的弟弟。附近的一个村庄。当他们沿着连接两个村庄的唯一一条小路走着时,失明的兄弟停了下来,发出警告说:“我听到下一个山坡上有邪恶的气息 那是一条伺机而动的毒蛇。”

二哥看了看路,回答说:“是的,就是这样。”然而,我看到一条蜿蜒穿过树林的小路 这条小路将带领我们安全地到达我们兄弟的村庄。年纪最大的抱怨道:“我不像熟悉笔直的小路那样熟悉宽阔的树林。或许我们应该继续前进,在蛇咬人之前将其斩杀。”他担心蛇的安危,又补充道:“不过,我双目失明,所以就在这里等你们去斩杀它吧。”

同样害怕蛇的另一个人回答说:“上帝赐予我们敏锐的感官来避开它,我们或许不应该杀死祂的造物。而且你又瞎了,我试图避开它的时候,它可能会攻击你。”他们彼此同意,认为完全避开蛇是明智之举;于是他们溜进树林,前往村庄。

那天晚上,三兄弟兴高采烈地沿着村子小路返回,谈论着即将到来的宴会,全然不知即将发生什么。突然,一条蛇跳了出来,咬伤了最小的弟弟的脚后跟。两个哥哥赶紧把他抱到安全的地方,在一棵无花果树下照顾他。之后,他们互相指责对方害了弟弟。

二哥责备大哥说：“你知道路上有蛇,可是我们回来的时候,你却不听劝告!现在,我们的兄弟遭殃了!”

哥哥责备中间的弟弟说：“你明明知道那条蛇……”
因为你拒绝在我问这个问题时把它解决掉,所以你也走上了这条路。
你!现在,我们亲爱的兄弟已奄奄一息!

然后,最小的孩子突然用方言喊叫起来,吓得男人们鸦雀无声。他告诉他们,一个天使跟他说话,说：“是上帝,
祂将蛇放在路上,为的是要知道谁配走这条路。祂赐福给你们们的兄弟们……

他们敏锐地察觉到了邪恶,却丝毫没有表现出清除邪恶的紧迫感或责任感;他宣布,从此以后,蛇将成为
就像一条潜伏在脚下的恶龙,不断攻击每个村民的脚后跟,直到被斩杀为止。

听到这话,两兄弟立刻跳起来,拍打灌木丛,沿着小路追赶蛇,最终将其杀死。为了证明蛇的死讯,他们把蛇的尸体带回无花果树下,却发现他们的兄弟已经死了。

达尔西库尔双肘撑在桌上,十指紧扣,仔细端详着拉扎勒斯的脸,解释道：“就像那三兄弟一样,他们没有尽到除恶的责任,结果反而成了害死他们兄弟的罪恶。正如蛇活着就是为了伤害和掠夺每一个善良的人;

“同样,胡贡也一样。”他轻轻拍了拍桌子。“听我说,拉撒路;只有你能接近那条蛇并杀死它。如果你拒绝,成百上千的善良男女老幼将会丧命。而胡贡将会一直杀戮到他生命的尽头。作为上帝的使者,作为祂良善军队的仆人,你必须认清你的

祂赐予我们非凡的恩赐,也肩负着拯救祂子民脱离邪恶的至高职责。你们听我说完了吗?这是你们今日的神圣职责。

达尔西库尔突然上前安抚拉扎勒斯,拉扎勒斯却哼了一声,转身离开。“不,拉扎勒斯,听好了。休贡,你杀了这个恶魔,我就任命你为吉尔达德城堡和领地的私人总督,并为你提供一支相当规模的军队来统治这片区域。从此以后,你将终生衣食无忧。这一切,我都会给你,只为换取你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能轻松完成的事情。只要你为我效力,我的话就永远有效。”

“可是,你却要我杀人,”拉撒路插话道,目光仍然紧盯着那把匕首。“或许还有别的选择。”

“还有其他办法吗？你们两人之间达成一个公正合理的安排？”他向前倾身，坚持道：“我不能夺走这个人的性命，达尔西库尔勋爵，我绝对不能。”

那贵族一拳砸在桌子上，刀子掉在了地上。“看在上帝的份上！”他站起身来。“你对你的基督徒同胞还有一丝责任感和怜悯之心吗？”

拉撒路低下头，谦卑地回答说：“主啊，如果您愿意，根据摩西所颁布的诫命，夺取他人的性命是重罪。这是……”

另有写道：不要惧怕那些能杀死肉体却不能杀死灵魂的人，只惧怕那些能同时摧毁肉体 and 灵魂的人。我怎能既履行对同胞的责任，又心怀怜悯，然后杀了他呢？

在同一层面上？我怎能既侍奉上帝又否认他的统治呢？

达尔西库尔转向他的卫兵，举起双臂，又放下。他呆呆地望着他们，显然惊呆了。“这是什么征兆，难道我中了诅咒？”他一边向卫兵们抱怨，一边朝拉扎勒斯伸出手表示敬意：“他就在这里，在我的城堡里，他就是解救我的关键。就凭这一对翅膀，我的整个军队都无法阻止恶魔胡贡。我怎么会有幸找到一个会飞的人，却发现他狂热的信仰反而使他在邪恶面前束手无策？”他望着天花板。“我的天哪，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失去了这么多好人！”

“难道这就是约伯的试炼吗？”他难以置信地问士兵们，“还有什么比这更不祥的预兆呢？”

士兵们垂下了目光。

达尔西库尔双手拍在桌子上，俯身靠近拉扎勒斯，咕哝道：“好吧。都怪你，我已经损失了许多精锐士兵、大量粮食和补给，还有宝贵的时间。而于贡即将发起进攻，我根本承受不起任何损失！”

达尔西库尔平静地继续说道：“然而，既然这些损失源于我自己的决定，我别无选择，只能接受。毕竟，我不能违背自己的意愿，辜负你们的信任；但是，这个决定必将由你们承担后果，因为它将给数百名基督徒带来惨烈的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儿童和老人。”说完，他用手指着拉撒路，语气充满指责。“让历史永远铭记，一个自私自利的飞人拉撒路·戈古，用他那把自以为是的利剑，将他们全部屠戮殆尽！”他从桌上抓起匕首，插回鞘中，带着轻蔑的目光说道：“如此强大的利剑，如此精良的武器，即使不挥舞，也能屠戮成千上万的人！”说完，他转身怒气冲冲地走向门口，在门外喊道：“卫兵！”

突然，门开了，达尔西库尔勋爵和他的士兵离开了房间，留下拉扎勒斯独自思考可能面临的义务和随之而来的期望。

可能会伴随任何指定的基督教飞行员。

~*~

城堡城墙外,夜幕从东方缓缓降临;夕阳西下,最后一缕光芒洒下,标志着拉撒路被捕以来又一个夜晚的到来。暮色中的第一颗星辰穿透薄云和绯红的夜幕,点亮了天际。

夕阳西下。在长长的阴影和沉睡的山谷之上 就在达尔西库尔城堡正西方向,穿过昏暗的田野和漆黑的森林不到一里格 一支由大约三千名骑兵和步兵组成的精锐部队列队完毕。

蜿蜒峡谷的岩石河床。在盘旋的山脊顶端,一位身材魁梧的骑士端坐于马鞍之上。他抬起头盔面罩,调整着拳头和前臂上的盔甲配件 他正是波旁王朝的于贡。两名骑马的骑士陪伴在他身边。

在休贡左侧,一位骑士指着峡谷上方的一个拐弯处说: “大人,他回来了。”

于贡的目光转向一个正赶来的侦察兵,那侦察兵策马冲下陡峭的堤岸,稳稳地停在谷底。随后,他策马疾驰,于贡喃喃自语道: “达尔西库尔的魔鬼还没杀了那孩子吗?”他眯起眼睛,目光扫过两名骑士。 “这要么是吉兆,要么是掩藏得很好的凶兆。”他打量着匆匆赶来的侦察兵,吩咐手下: “他身上带着东西,做好准备。”两名士兵紧握长剑,注视着年轻人的靠近。侦察兵一只手抱着一捆布,紧紧地贴在肋骨上。

休贡右边的士兵说道: “他是不是受伤了?”

雨果摇了摇头。 “他坐姿端正,不像受了这样的伤;而且他的坐骑也很健壮。”

“要提防诡计,或是魔鬼的面纱。”随着侦察兵的逼近,两位骑士放下面罩,拔出长剑。休贡则纹丝不动地坐在那里。

侦察兵放慢了速度,他的坐骑剧烈地喘息着。

胡贡解释了他迟到的原因: “小子,城堡不在英格兰王国境内。”

“请原谅,大人,”气喘吁吁的侦察兵说道, “仆人年纪大了,来晚了。对他来说,从城堡到树林边缘可是一段很长的路。”

“那就说出来吧;仆人怎么说?”

侦察兵策马靠近休贡,俯身向前,喘了口气,低声说道: “大人,您的占星家所言不虚。达尔西库尔大人确实捕获了一头长着翅膀的恶魔。他严加看守,将它安置在下层走廊的牢房里,像对待贵宾一样款待它。此外,主教也……”

主教以圣座的名义颁布了一项正式法令,声称那是一个基督徒飞行员;然而,这位主教此后便杳无音讯。仆人也作证说:

“如果你尽快攻打城堡,达尔西库尔领主的防御工事就不会准备就绪。”男孩点点头。“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大人。我没看到城堡有重兵把守。而且,村民们都待在村子里,似乎并不担心。”

我没有看到林线附近或林线以外有任何巡逻队 什么也没有,除了林子里的一只野兔。”

休贡朝侦察兵手里的包裹点了点头。“所以你帮我抓到了一只野兔?”

“哦!不,大人,”侦察兵说着,把包裹递给休贡。“我什么也没停下来。这是仆人送给您的礼物,他欢迎您的到来。这是他表达感激和忠诚的象征。他特意准备了足够您和其他人享用的,还说已经为您和您的部下准备好了宴席。”

休贡掂了掂手里的包裹,然后展开布,露出了层层叠叠的猪肉片。他闻了闻肉香,点点头,问侦察兵:“好东西。”

战前,你觉得呢?

“哦,是的,大人;看来是一道佳肴,”年轻人笑着应道,“而且还是在敌人的厨房里烹制的。”他看向休贡的两名骑士,想看看他们是否也有同感,却只见他们目光锐利。他们收起了剑。

雨果回答男孩说:“正是如此 这是我敌人给的食物。”他重新叠好布,把包裹扔还给他。“那就吃饱吧。”

男孩艰难地咽了口唾沫。“大人?”

“你比在场的任何人都更了解这位好仆人,因为你见过他,和他交谈过,也直视过他的眼睛。你难道没有发现他为人真诚吗?”

“是的,但他告诉我,这份礼物是专门为你准备的 我一路上都没吃肉。”

“然而,你并没有走在路上;因为你现在和我在一起。而且他说,还有很多东西留给其他人,是吗?”

“是的,大人。”

“那么我给你肉吃,让你在战斗前吃饱喝足。吃吧!”

休贡右翼的骑士抱怨道:“大人,他只是个孩子。他已经服从了您的每一项命令。”

休贡左边的士兵反驳道:“如果他服从我主人的每一道命令,那么这孩子现在应该正在嚼肉了吧?”

“的确如此,”休贡同意道,“吃点肉吧,孩子!吃饱喝足。”

他右边的骑士翻了个白眼,转身走开;左边的骑士则对着侦察兵咂了咂嘴,哈哈大笑。年轻人打开布,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提供。

休贡转过身,回头望去,注意到夕阳的最后一抹余晖。“随着基督,祂的圣洁,还有我那位拥有月相盘的优秀占星师,命运与我们同在。他转身对骑士们说道:“当达尔西库尔的领地在我的旗帜下统一之后,这两个地区将成为一个强大的省份,只为遵从上帝的旨意,成为陛下保卫法兰西的坚定不移的有力力量。”于贡策马向落日方向驶去,检阅了他的军队,并向骑士们下达了命令。

在他右侧。“我要你确保弹药车稳固,以便快速推进。我希望你的士兵在达尔西库尔的弓箭手登上城墙之前,就把攻城车排好。同时,你也要把攻城槌就位。”

然后他命令左侧的骑士:“你命令你的士兵肃清村庄,将农民驱赶到城堡附近,让他们处于达尔西库尔弓箭手的射程之内,同时派出一部分最精锐的士兵加固城门。现在,通知部队,我们继续前进。”

胡贡的两个队长从他身边逃走后,他调转马头,打量着那个正费力地嚼着肉的侦察兵。他打了个响指,挥了挥手,年轻人照做了,重新叠好布,把包裹递了过去。休贡把包裹塞进马鞍上的挎包里,打发士兵走了。“小子,跟上队伍。”

侦察兵拉紧缰绳,策马扬鞭而去。

此刻,胡贡孤身一人,身后却有大军相伴。他望着东方漆黑的夜空,喃喃自语道:“作恶必有代价,达尔西库尔。你或许有魔鬼相助,但我必将取下你的首级,正如上帝必将取走你的灵魂。”他俯身探出马腹,擤了擤鼻涕,重新坐稳。就这样,在干涸的河床两岸,根系盘根错节的河岸间,胡贡的军队开始集结,准备出发。牲畜嘶鸣,士兵高声下达命令,盔甲和武器碰撞的铿锵声不绝于耳,与傍晚昆虫的尖锐鸣叫交织在一起。

~*~

就像蜘蛛在傍晚的猎物上编织蛛网一样,时间将垂死的天空卷入黑暗的茧中,然后将蜕变的苍穹展开,迎来又一个黎明的光辉。随着红日升起,它消融了所有绵长的阴影,柔化了达尔西库尔城堡稀疏防御工事的尖锐棱角。而在城堡深处……

拉撒路被囚禁在一座简陋的石砌堡垒中,堡垒外是一扇简陋的门,他既是堡垒的贵宾,也是受严密看守的囚犯。

埃尔乔走到房间角落,想起那里曾有一只死老鼠。他蹲下身,用手指划过石板,闻了闻,只闻到淡淡的灰尘和酒香。他困惑地站起身,环顾房间的其他角落,心想或许自己无意中在别处也看到了老鼠的尸体;然而,那里同样空无一物。他咬紧牙关,琢磨着这奇怪的记忆。单就死老鼠这件事本身而言,他并不在意。真正困扰拉扎勒斯的是,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对现实的感知与真相相悖。在修道院地下墓穴里的日子里,他一直都能如实地感知事物。如果他听到声音,那声音就是真实的,并且有明确的来源。如果他眼角瞥见有动静,那光影的变化就是真实的,正是这些变化构成了运动的影像。如果他察觉到善或恶的存在,那么总会有一篇相关的文章或随后的启示来佐证这种感觉。而且,由于他的记忆力从未出错,他甚至能记住每一个字和每一幅插图,因此,

每一本书,整个缮写室”

他重重地叹了口气,大步走向桌子,对死老鼠的谜团不以为意,然后把头发捋到脑后。

他侧耳倾听那扇简陋的门,听到外面传来新的声响。过了一会儿,传来一阵声音。门上的金属门响了一声,随后洗衣妇走了进来,此时她手臂上搭着一块黑布。

拉撒路笑了笑,但她却没有回以同样的微笑。相反,她展开布,举起来,里面是一件特意为他量身定做的黑色衬衫。“不管怎样,这件更适合你。”她瞥了他一眼,又补充道,“

“白衬衫被酒渍毁了。”她走上前,把衬衫举到空中,敞开给他看。“我们走吧?”

“哦,是的,”拉撒路一边说着,一边往后靠在衬衫上,让她给他穿上。他建议道:“或许我可以把另一件衬衫也洗洗 我洗过很多沾了酒渍的长袍。”

“这些长袍是什么颜色的?”她得意地问道。

“大多是棕色系的。”

“正是如此;它们并非白色。白色是无情的。现在你可以穿黑色 从头到脚 这样你就不会再受酒色、恶习、轻浮或其他玷污你的放荡行为的污点所困扰了。”她把衬衫紧紧地套在他的翅膀上,把他转了个圈,然后忙着扣上他衬衫的扣子。她没有再提出任何交换,眼睛始终盯着自己的双手。拉撒路反复地注视着她的嘴唇。

随着年龄增长,手指变得不那么灵活,人们往往会不自觉地去按每一个新按钮。

拉撒路神情凝重地别过脸去。“请原谅我的愚蠢,我并非故意弄脏衬衫的。”

“哦,不是污渍,”她急忙说道,“没什么。”

那么,你究竟有什么烦恼呢?

“没什么,”我说,“你也不该理会我这样一个又老又傻的寡妇。现在,把你的胳膊给我。”

拉撒路伸出手臂,她帮他整理袖口。他问道:“请告诉我,我究竟哪里得罪了您?我能弥补吗?”

女人嘲讽地笑了笑,翻了个白眼,然后走过去帮他整理另一只袖口。

拉撒路轻轻地将一只手放在她的手上,固定住她的手指。片刻间,当两人目光交汇,拉撒路看到了她眼中的痛苦。她猛地抽回双手,后退一步,双臂抱胸。“你没有权利这样对我,拉撒路少爷。”

拉扎勒斯说道:“我不明白。如果不是那件衬衫的问题,那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她摇了摇头,眯起眼睛看着他。“你什么也没做错;一切都如你所愿。我当然无权干涉你的私事。”她轻轻地伸出手,示意他接受礼遇,继续说道:“你沐浴了贵族的待遇,享用了国王的盛宴;现在你又穿上了最华丽的衣裳。不仅如此,你举止得体,对是非对错有着坚定的信念。这无疑会对你大有裨益。更重要的是,你身体健康,应该会拥有漫长而精彩的人生。除了你自己和上帝之外,没有任何束缚。凭借你所有的美德和福泽,你现在有幸知道,我的主打算让你获得自由,让你飞向远方,忘却这纷扰之地。”

拉撒路顿时喜极而泣。“他同意放了我?”

她点点头,郑重地说:“他确实有这个品质。我的主人是一位心地善良的人。即使对待那些可能缺乏他同样美德的人也是如此。”

拉撒路的笑容消失了。“我只希望他向我提出的要求或许你并不知道。”

“拉撒路大师,我什么都知道。甚至比您想象的还要多。”

“哦?”

她哼了一声,双手叉腰,说话时用力地摇了摇头。

“的确如此。我曾担任达尔西库尔先生及其家人的贴身女仆。”

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和孩子们在一起。我甚至在事情发生的同时,也知道其中的每一个细节。因此,我知道他给予您的礼遇,是他接待过的任何一位贵宾都无法比拟的。我知道,就连靴子……

你脚上穿的鞋子是他父亲的;你现在穿的这件衬衫也是他的。我知道,即便食物匮乏,他仍然坚持让你享用一场他自己从未要求过的盛宴——一场足以款待法国国王陛下的盛宴。而今天,我终于明白,当我恳求觐见他,坚持让他打开寝宫的门时,你却救不了我们,免遭于贡的毒手,因为……

你自己的信念。”

他刚要开口,她却打断了他。“拉撒路先生,我今天看到了一件我一生中只见过一次的事——那天,当老爷得知他心爱的达尔西库尔夫人和她的兄弟们在吉尔达德城堡被休贡残忍杀害时,我看到了他脸上那令人难忘的痛苦表情。拉撒路先生,您想知道我看到的这一切吗?”

拉撒路开口道:“你做了什么——”

“我抱着他,他哭了——哭得像个小男孩!”她啐了一口,“像个小男孩一样!”她的眼眶里噙满了泪水;然而,她强忍着,继续说道:“但是你看,他不是为自己哭。不,不——我了解他的心。他是为我们哭——为我们所有他无法保护的人哭。他知道休贡会对我们做什么,却无力阻止。”

然后她踉跄着走到桌边,跌坐在长凳上,双手捂住了脸。她突然泪如雨下,呜咽声越来越大。

拉撒路站在她身边,感到无比无助。他转身望向门口,或许是希望她的哭声能被其他人听到,从而得到安慰。然而,门始终没有为这女人的哀嚎而打开。他咬紧牙关,目光扫过墙壁,仿佛要从中找到某个地方,找到能够安慰她的话语——抚平她的痛苦,平复自己狂跳的心。她的哭声仿佛源于他自己压抑已久的痛苦——仿佛她是在为所有人哭泣,包括他自己。她每一次新的悲伤爆发,都让他感觉像是一把刀更深地刺入他的胸膛,一点点地蚕食着他的灵魂。他的内心翻腾着各种情绪;痛苦、愤怒和悲伤仿佛从某个深陷破裂的容器中涌出。拉撒路看着这个悲伤的女人,她双手捂着脸。他期盼的下一滴眼泪,并没有顺着她的手臂滑落,而是顺着他的脸颊流淌下来。又两滴。

泪水顺着脸颊流淌。感觉好像到处都下起了雨——就连伊甸园也下起了雨。

拉撒路咬着嘴唇,为那妇人死去的家人哭泣,因为他们无法为她哭泣。

他为自己哭泣。他为达尔西库尔和他的子民哭泣,因为他们几乎没有希望从于贡手中获救。他也为自己哭泣,因为他还没有准备好超越他的父亲,去拯救数百人免遭邪恶的侵害。

他内心的信念转变为痛苦和愤怒”

他猛地将双手拍在桌子上,吓得女人一时说不出话来。

“拉撒路大师,请原谅我,”女人恳求道,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

拉撒路匆匆擦干脸,深吸一口气。“我会遵照他的吩咐。如果你愿意,我正在寻找……”再次瞥见达尔西库尔勋爵。

“哦,亲爱的上帝 您会救我们吗?”女人突然站起身,欣喜若狂地扑到拉撒路身上,几乎把他撞倒在地。

然后她放开他,擦了擦他的脸颊。她笑容满面地告诉他:“我这就去请老爷来!他肯定会高兴坏了!”说完,她转身要走,却又抓住他的胳膊。“哦!拉撒路少爷,您还有什么需要吗?”

然而,拉撒路没有回应,甚至没有注意到她。他目不转睛地盯着那扇简陋的门,陷入了沉默。

女人顺着他的目光望向门口。“拉撒路少爷?”她转过身来问他。

“哪些可以?”

拉撒路将目光从入口处移开。“这两个角是什么意思?”

她回头看向门,想看看上面有没有长着什么角。“主人,那里没有角”

远处传来嘹亮的号角声,响彻城堡的下层走廊。拉扎勒斯指着门,说道:“现在第三个,人们正在尖叫。”

她捂住了嘴。那女人只是凝视着拉撒路,眼神中仿佛倾泻着她的灵魂;他从她眼中看到的恐惧,正是即将到来的厄运的惊骇。他注视着她。

她的脸色苍白得如同他之前的衬衫 惨白得像幽灵般无形。她就那样站在那里,在他面前,仿佛内心正在死去。

只有她眼睛的颜色没有改变,眼白变成了深红色,并且充满了泪水。

“会发生什么事?”他问道。

还没等他制止,她就冲向门口,用力敲打着门。“开门!开门!”

拉撒路走近那女人时,听到卫兵们窸窣的脚步声。“什么事?”

“是休贡!”她一边踹门一边喊道,“卫兵,立刻打开这扇门!”

拉撒路走到她身边,他一拳猛击,门在门框下颤抖起来。

门猛地打开,一群全副武装的士兵出现在眼前。拉撒路认出了他们。

铅 一个全身长满红头发的巨型士兵。

“感谢上帝。”女人重重地叹了口气。她抓住拉撒路。“快来,快点!”她凑到他耳边,语气严厉地低语道:“凭借你的翅膀,你或许能找到一条逃生之路,那就是从城堡最顶层的窗户逃出去。我可以带你去那里。”红发士兵上前一步,挤到两人中间。他掰开女人的手,不让她靠近拉撒路,说道:“飞人留下,你走。”他叫来两名卫兵。“护送女人到内堡去。她要照顾伤员。”

“等等!不!”她抗议着,拼命挣扎着想要摆脱两个守卫的钳制。“他不能留下 放开我!”他们把她拖向门口,她一边挣扎一边尖叫:“他已经答应要杀了雨果!放了他 别管我!”

红巨人拦住了拉撒路,一只手紧紧按在他的胸口,对着女人的哭喊声吼道:“他不能无人保护!”他朝她的护卫们咆哮道:“走开!”

“带上她!”他拔出匕首指着拉撒路,咕哝道:“你也滚开。”拉撒路退到房间深处,那个高大的男人则朝门口走去,头也不回地吼道:“我们把飞人封在里面,守住这扇门。”女人的哭喊声渐渐被远处此起彼伏的尖叫声淹没,拉撒路倚在桌边,看着红发男人把士兵们带出房间。在男人完全关上门之前,他透过狭窄的门缝向外窥视。

开口问拉撒路:“你同意杀死雨果吗?”拉撒路咬紧牙关,点了点头。

那人目光落在拉撒路的靴子上,承认道:“休贡自诩为虔诚之人,可我们却亲眼目睹了他的屠戮。而你看起来像个魔鬼,却愿意为我们杀了那个屠夫。”他摇了摇头。“如果上帝的天使今天与我们同在,我祈祷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谁应该被饶恕。”他重重地叹了口气,点了点头。“如果由我做决定,我会把我的剑交给你,然后让你走。”然后他

他耸了耸肩。“可是,我又算什么 凭我之力,怎能抓你,又怎能救你?我的双手被缚,我不过是握剑之人。”士兵说完便离开了,将拉撒路封在简陋的门后,留下埃尔约独自回忆纳拉姆辛的悲惨命运 被活埋,注定要为他的身份而死。

拉撒路双臂交叉放在桌子上,反复思索着自己所遭受的苦难,同时也在思考自己复活的真正原因和方式。“或许,”他想,“基督里的穷人,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也同样在反思自己在世上的位置。”

他凝视着烛台光亮的黄铜底座,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倒影。

他回头看了看自己。他凑近自己扭曲的倒影,仔细端详着那怪诞的面容。如同传说中的谎言之镜,闪亮的镜面映照出一个全新的他,一个英俊潇洒的男人 没有一丝大耳朵、狗牙,也没有他原本是埃尔乔时的任何特征。

“父亲,看看我现在的样子,”拉撒路带着一丝虚弱的微笑说道,“我已焕然一新,成为了您的模样。”

他干笑一声,一巴掌拍在桌子上,朝门口和守卫喊道:“我被固定住了!”他指着烛台讽刺地喊道:“瞧瞧这儿!我和你们一样了,所以你们可以放了我 我不再是飞人了!”

他强颜欢笑,等待回应。汗珠顺着脸颊滑落。然而,他耳边只有士兵们的声音和声响,他们正准备防御。拉扎勒斯的假笑消失了。

门外一名士兵厉声说道:“我们用生命守住这扇门!”

拉撒路反驳士兵的命令,厉声说道:“那就拿着 但要明目张胆地拿着!”

这样我才能获得自由!

士兵似乎没理会他,或许仍在进行战斗准备。

拉撒路对着那面说谎的镜子抱怨道:“他们想通过剥夺我自救的手段来保护我吗?”他从扭曲的倒影前倾身子,叹了口气,擦了擦……

他额头上渗出一道汗珠。

“咚咚咚”远处传来缓慢而稳定的敲击声。

那声音深沉而震撼 仿佛整个世界巨大而无情的心跳,持续不断的回响在房间的每一块石头表面隆隆作响。拉扎勒斯像尊雕像般端坐,凝视着烛台上旋转的火焰;他竖起耳朵,聆听着远处越来越响的杀戮和混乱的叫喊声 一场战斗似乎正在城堡内部激烈进行。死亡的喧嚣越来越近,原本难以辨认的喊叫声逐渐清晰,变成了清晰可闻的词语,变成了决心作战的战士们清晰的名字和战斗号召,拉扎勒斯只能坐着,聆听,思索,并猜测着自己在休贡手中的命运。“父亲,”他喃喃自语,“自从您去世的那天起 撇开所有……”

除了那张破旧的世界地图,没有其他任何典籍或手稿 或许在这短短的篇幅里,我所收集到的关于这邪恶之地的信息,比任何修道院所能真正揭示的都要多。”他消失在火焰之中。一滴泪水滑过他的脸颊。

~*~

不出所料,于贡手下攻占了达尔西库尔的守门人,并用新的人员替换了他们。拉撒路听到了这一切 甚至包括最后一句发自肺腑的话语。

当胡贡的弓箭手们将整个阵型击溃时,他听到了受伤的士兵向胡贡的士兵们哀求的声音,但声音渐渐消失,只剩下一声嚎叫。

他呻吟着。他听到命令的声音,指示手下搬走尸体,守住大门。他听到新来的守卫们窃窃私语,谈论着飞翔的魔鬼、可怕的怪物、大瘟疫、不祥之兆、邪恶的启示,以及其他道听途说的预言,听得十分不安。拉撒路听到了这一切 他已经听够了。

他怒视着烛台。蜡烛一根接一根地熄灭。在最后一根烛芯的微光下,他看到了自己截然不同、怪诞的倒影。在烛台黄铜底座扭曲的棱角中,从一个新的角度,他看到了一个面目狰狞的男人,长着一对高耸的耳朵和一张细长的脸,像极了狗突出的鼻子。他咬紧牙关,不去理会这扭曲的倒影,转而看向门口的方向。他还能听到守卫们在那里窃窃私语,议论着他的下落。

他从桌边站起身,抓起烛台,狠狠地砸向简陋的门;烛台碎片散落在地板上。 “我不是飞天恶魔!我不是怪物!我是 ”

他喘了口气,怒气冲冲地冲了出去,一拳砸在门上,吼道: “如果不是弑兄之人,谁才是真正的怪物?又是为了什么?为了像他哥哥一样守卫这扇门 为了把我关在这里,而我从未杀过人?不,你们才是怪物!你们才是魔鬼!你们才是世间的瘟疫! ”

没错,你真是个祸害!

他与守卫之间仅隔着几英寸的木板;然而他却听不到任何回应 甚至连脚步声或呼吸声都听不到。他转过身,定了定神。

重重地叹了口气。

一股难以言喻的平静感令拉撒路谦卑下来;他平静地绕过桌子,走向干草床,咕哝道: “也许我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他跪倒在稻草垫上,思索着纳拉姆辛的命运。 “世界属于他们。飞翔的 ”

拉撒路俯身趴下,只想沉浸在梦境之中,希望永远不要醒来,永远不要再面对他早已熟知的人类世界 那噩梦般的景象。他渴望一个黑暗深邃、阴影笼罩的地方,在那里,就连白昼也如同黑夜。他别无所求,或许只渴望某种类似……

虚空王国,万物皆空。那是造物主那杂乱的阁楼,所有不幸被遗弃的生灵都聚集于此;比如被拍死的苍蝇、被网住的鱼、被宰杀的羔羊,甚至可能还有 飞行怪物。

【第十五章完】



这部文学作品完全是为了献给……而创作的。

埃德加·爱伦·坡 (1809-1849)

愿他的精神永存我们心中。



~[GothicNovel.Org](https://www.gothicnovel.org)~